

周一有约

文·陈国洲 柯高阳

春节期间,插几枝腊梅辞旧迎春是重庆人的新春情趣,街头随处可见叫卖腊梅干花的摊贩,沁人的花香萦绕山城。

这些腊梅绝大部分来自距离重庆主城30公里外的北碚静观镇。小小一枝腊梅,让很多林农感受到了“绿色发展”理念带给农村的新变化。

从重庆主城区出发,走绕城高速,再上宽阔的云汉大道,就到了北碚区静观镇。这里有重庆最大的连片腊梅种植基地,重庆市场90%以上的腊梅绿化用苗都来自静观镇。

静观镇科协秘书长辛大元说,2011年静观镇获评“中国腊梅之乡”,产出的腊梅是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在有500年种植腊梅历史的静观镇万家村,记者看到漫山遍野都是腊梅树,种植大户童述群正忙着烘烤腊梅干花。

了。像这样的烤房几乎家家都有,镇上的技术人员免费提供技术指导。

“过去也说绿色发展,但过去大家理解的主要是保护,就是不允许砍树,没想到现在讲绿色还真就发展了!”童述群感慨地说,作为历史上就有种植腊梅传统的地区,过去林农也卖腊梅,但那时候腊梅价贱,看不到什么经济效益,更难致富了。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卖不了多少钱,几年下来山都快被砍秃了。因此,过去干部们号召大家绿色发展,基本上就是保护,看不到什么能致富的希望,大家的劲头就不足了。

这几年,静观的发展思路变了,绿色发展的理念越来越成熟,围绕腊梅这个特色产业,衍生出腊梅加工产业链、腊梅生态旅游产业链、腊梅文化产业链……林农们真正体会到了绿色发展的益处。

童述群说,不仅腊梅鲜花可以直接销售,还可以制作成干花,价格提高五六倍。如果萃取腊梅精华,制成香水、精油,价格又翻好几倍。她家作为镇里加工厂的原料提供商,6亩地一年收入5万多元,现在不仅盖起了二层小楼,在城里给儿子买了婚房,更重要的是家里人都不再外出打工了,守着自家的腊梅基地就能致富,村里三分之一的人都买了轿车。“中央号召大家返乡创业,我们静观人最支持!”童述群说。

静观的腊梅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也已经起步见效。围绕一年一度的腊梅文化旅游节,村民们办起了旅行社、搞起了农家乐,打开了致富新路子。

53岁的汤玲就是这些村民中的一员。2010年,她趁着生态旅游的东风,在村里开了家饭店,还联合村里其他几家旅行社成立了观光旅游股份合作社,一起接待游客。

“每年腊梅花开的时候就是旅游旺季,我们合作社每天都能接待两三百人,有组团旅游的也有自由行,甚至还有北京、深圳的游客过来。”汤玲说,“前阵子重庆降下20年来的首场大雪,雪中的腊梅更好看,那几天游客几乎爆满,饭店都忙不过来了。”

“游客们到静观来,可以赏腊梅、闻花香,还能品尝到我们的腊梅花茶、腊梅花酒等特产。”静观镇党委委员陈骞介绍,刚刚过去的第13届腊梅文化旅游节,吸引游客1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00多万元。

目前,静观镇的腊梅种植面积近8000亩,年产值3200多万元,腊梅产业成为静观镇农业产业化的特色和支柱产业。陈骞说:“中央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真是到了我们的心坎上。腊梅花不仅让林农们富了口袋,也让静观的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据新华社)

人物点击

卡兰尼克:互联网创业者要避免不理性融资



近日在加拿大温哥华的TED活动上,Uber首席执行官卡兰尼克谈及许多话题,包括过度监管对于Uber以及移动出行行业的影响、女性在科技行业的发展、自动驾驶汽车的前景、科技创业者的融资和发展等等。

卡兰尼克在创办Uber之前曾经几次创业,品尝过失败和成功的滋味。在谈到创业者融资时,他回忆说:“当你两手空空,而且人们认为你的创业想法十分糟糕时,你却往往能够很顺利地融到资金。”自诞生至今,Uber已经累计融到风险投资90亿美元,公司估值近650亿美元,成为全世界最值钱的非上市科技公司。

卡兰尼克表示,创业者一定要小心“非理性融资”,“你的对手会大举融资,然后购买市场份额,你只有挨揍的份,如果(行业内)出现非理性融资的时候,你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加以遏制。”

卡兰尼克以中国移动(微博)出行市场的竞争,说明了“非理性融资”。迄今为止,Uber已经在中国大举融资,此外进入了许多城市,和中国本土移动出行品牌贴身较量。

卡兰尼克表示:“我们在美国已经盈利,但是在中国一年亏损10亿美元,我们有一个强劲的对手,他们在每一个城市都没有盈利,但是他们正在购买市场份额,我希望整个全球市场不会是这样。”

他表示,他自己希望能够建设和开拓移动出行业务,而不是老是在筹集资金,“但是我如果不加入到融资大潮中,我就会被其他购买市场份额的对手踢出市场。”

麦克菲:让我来破解iPhone



近日美国一联邦法院法官裁定,苹果应当协助加州圣贝纳迪诺警方,解锁其中一位枪手——Syed Rizwan Farook的iPhone手机。据了解,其手机中很有可能储存着对去年12月份枪击案非常重要的线索。然而,这一判决结果不仅遭到了苹果这家当公司的反对,同时还得到了来自包括爱德华·斯诺登在内的多个人的支持。

不过世界知名杀毒软件McAfee的创始人麦克菲这次选择站在政府这边,日前,他就iPhone解锁一事向警方支招。

这位McAfee杀毒软件的创始人表示,自己可以在3周内破解Farook的iPhone,不过得使用他自己的团队。也许这种解决方案可能真的能帮助到警方,因为这既能保证苹果不跨这趟浑水,又能让其他iOS用户的安全不受到威胁。

张朝阳:积极尝试智能化新闻



搜狐日前正式推出智能股市播报系统“智能播报”,由机器人自动跟踪、捕捉股票市场动态,并实时发布资讯。搜狐公司董事长张朝阳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该系统主要是为了改变投资人以往股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让投资更加理性。

显然,这是搜狐新闻在智能化变革方面的一次尝试。张朝阳表示,过去两年,搜狐进行了一系列产品开发和铺垫,接下来搜狐新闻客户端、视频、搜狗、游戏都会有新的动作。其中领头的是媒体资讯改革,搜狐新闻的发展方向是,一方面依赖搜狐新闻编辑部选择推荐,一方面是机器人智能推荐,为用户推荐公众号等渠道的个性化内容。

记者问他准备干到啥时候?他说:“干到干不动为止吧!” (据新华社)

周集中:让世界认识中国微生物生态学

近期,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隆重举行了首届“周集中-石小娅”奖学金颁奖仪式。仪式后,清华大学“千人计划”周集中教授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周集中是国际微生物生态学、环境微生物学领域知名学者。他开发的用于微生物群落功能研究的基因芯片技术,成为了微生物群落检测方

法的广泛应用的工具。2010年9月,时任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乔治·林恩·克罗斯研究教授(George Lynn Cross Research Professor,该校最高级别教职)、环境基因组学研究中心主任的周集中成为清华大学第三批“千人计划”引进人才,从此,便开始了他的清华之旅。



人物档案 1959年出生,原籍湖南省新邵县,于1981年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后师从昆虫学家陈常铭教授进行教学生态学。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系统生态学,师从于已故的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教授,从事农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周集中在华盛顿州立大学获得分子遗传学和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然后进入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由美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微生物生态中心,跟随被誉为“微生物生态学之父”的微生物生态学家詹姆斯·迪杰教授(James M. Tiedje),从事微生物分子生态研究。1996年获得美国能源部杰出博士后资助来到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工作,不久即被聘为研究员。2006年被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聘为首席教授。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环境基因组学研究中心主任,同时兼任美国劳伦斯国家实验室资深研究员。曾任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杂志主编之一、现为美国微生物学会旗舰杂志 mBio 主编之一,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AAAS 学会会员。

周集中在学生培养方面积极推行新的培养方式,他联合院内多位老师建立了“导师组”制度,通过定期的导师会议共同指导学生的科研。对博士生采取与国外联合培养的方式,即选择国外知名学者的实验室让学生交流学习一至两年,使学生在国外接受到国际前沿的科研训练。除

了培养自己的学生,周集中的清华团队每年都会面向全国志在微生物生态学领域有造诣的学生、教师提供一至两天免费的基因组培训课程,教大家分析数据、讲解基因芯片的前沿信息、提供免费指导。从2010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几百人接受了这项培训。

“扎扎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做人”

周集中身上有着科研工作者的可贵品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扎扎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做人。”

对于一个习惯于埋头做事的科学家来讲,他的理想就是以最大努力促进中国微生物生态学的发展,加快国内的微生物生态学和国际接轨,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

“周集中-石小娅”奖学金,由周集中及夫人石小娅捐赠,专用于奖励清华大学从事生态学及环境科学与工程的优秀学生,代表了周集中教授对莘莘学子的激励。作为环境学院唯一一个人出资成立的奖学金,周集中表示,“捐赠不是因为富有,只是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对社会做些有意义的事。” (本文选自清华大学公众号)

他推动了清华环境基因组学的研究与发展

周集中最为人所知的是一个叫做基因芯片的技术。他以基因组技术为基础,在世界上首次开发了用于地理化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中的微生物群落功能结构研究的综合性基因芯片(GeoChip)。GeoChip可以广泛用于分析不同类型的微生物群落,包括土壤、水体、海底沉积物、热泉、污水、生物反应器和动物肠道等多种环境。GeoChip的发明是微生物群落检测和分子分析方法的重大突破,对于解决微生物检测、植物生长、人体健康、生物多样性、污水处理、生物修复等众多领域中微生物的相关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为此,2002年他获美国青年科学家总统奖。

献。2007年迄今一直担任中国生态学会微生物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他于2004年被国家基金委授予海外杰出青年,于2007年被教育部聘为中南大学长江讲座教授。

在清华的五年时间里,他的团队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2014年2月他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在线发表题为《流体生态系统的随机性、演替和环境扰动》的研究论文,首次提出并验证了一个关于生态系统演替规律的新型理论框架。

而这,正是周集中投身科研的初衷:基于在功能基因组学、生态基因组学等方面取得的国际上公认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和实验条件,借助高层次人才计划的实施,在生物能源和环境污染控制的微生物基因组学和微生物生态学理论和技术方面开展国际领先的创新性研究,以推动宏观基因组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微生物生态学、环境基因组学、功能基因组学、微生物生态学、环境科学和生物能源等领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争未来几年内将中国在与环境工程有关的微生物基因组学和微生物生态学的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学生培养:做为人真挚、严谨的科学家

周集中在潜心科研的同时,不忘对学生的培养。他介绍了大批清华学子到美国一流的实验室进修深造,给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周集中更加注重培养学生优秀的品德,他认为做人是做学问的前提。他从自己的导师们身上,如已故生态学家马世骏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詹姆斯·迪杰(James Tiedje)等,学到了许多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科学家的道理,比如为人真挚、治学严谨,勤于思考,扎实苦干,等等。事实上,他从每一位导师身上汲取的营养都成为日后培养学生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在硕士研究生期间,便在中国生态学报》发表过五篇生态学学位论文的周集中,在微生物生态学领域属于绝对的“半路出家”,他具有数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学科背景,当谈到为什么他能从导师“微生物生态学之父”——詹姆斯·迪杰教授的众多博士中脱颖而出时,他毫不讳言正是自己的交叉学科背景成就了他。也正因此,他在选择自己学生的时候也很注意学生的学科背景,他的学生中有生物背景,环境科学和工程背景,也有计算机专业背景的。

第二看台

高山顶上气象员的又一个新年

文·孟菁

北京延庆区的佛爷顶气象站,海拔1224.7米,是北京海拔最高的有人值守气象站。韩文兴21岁开始上山,今年45岁,是在这工作时间最长的测报员,之前十几个除夕都是一个人在这样的守候中度过……

小路爬两个多小时上来。后来有了盘山公路,换班儿的时候单位也开始派车接送。

今年是在站上第24个年头,当年同事口中的“小韩”变成了“韩哥”,现在成了“韩叔”。

责任

“有能见度、温度、风速、风向、地温、降水、气压、积雪……”韩文兴介绍着气象站的观测设备,“后面还有个地基增雪燃烧炉”。

平时就是白天每小时巡视一次,但下雪就要加密巡视,夜间23点一次,2点一次,5点、6点、7点、8点,再就是11点、14点、17点、20点,连轴转。

韩文兴说,这工作就是跟阿拉伯数字0到9打交道,“观测数据不能出错,这关系到天气预报是否准确,这责任……重大!”

原来站上的观测靠手抄,用本子记,现在逐步自动化,但是软件、硬件也变复杂了。韩文兴去年大中专函授毕业,今年3月开始上大本的函授课,一年两次,一共两年半。

讲究

韩文兴说自己有两个家,家里一个,站上一个,“也是一个人在这儿吃,在这儿睡,跟家一样嘛。过年,家什么样儿,在这儿还是弄得像家似的。”

除夕上午11点,韩文兴贴好福字和对联,又把一个小幅“出门见喜”贴在通向观测站那39级台阶前的石墩上。

“贴完对子放挂鞭”是家里的习俗,但山上树

多,草多,又是防火期,怎么办?韩文兴把记者带到了气象站的“烟花爆竹指定燃放场所”——煤棚。

“咱们在屋里放,就算崩得哪都是,着不了火。”韩文兴说。

除夕夜只有几通简短的电话问候,其余就是经常被提醒巡视的闹铃或大风警报压制的电视里的春晚。

夜里单是棉袄加冲锋衣是不够的,出去巡视时间久就要再披件军大衣。

零点前,韩文兴在山坡上眺望着山下遍地开花的烟火,不知不觉,已经跨年。

平淡

说到对这工作的看法,“就是无聊啊,寂寞呗”,他苦笑着回答。

“早起来第一件事儿,开电视!”他脸上一阵任性的笑,“开了电视就有人说话声儿了。”

天长日久成了习惯,开了电视,他就把自动站的数据和仪器都看一遍。“有雪的时候,6点前就得起来看还下不下,下雪就得发加密报。”

2004年,气象站北面山头上建起了一个森林防火瞭望站,一间两层的小屋,上面睡觉,下面做饭,也是一个人值班。这一来,韩文兴算是有了近邻。

瞭望站没有水,要来气象站这提水上去,两个寂寞的人就借这机会聊上两句。

山上一天两顿饭,采访3天,记者蹭了7顿。

故事

地理上,这里自古是军事要塞;气象上,观测站在850百帕范围,北京西北上游,对下游北京市的天气预报具有指导意义。

1978年建站以来,佛爷顶站一般只有一名气象员值班,原来一班儿半个月,现在一周一轮换。

韩文兴1992年刚上山的时候,这里是三间平房,木头门窗,更有“鼠胆包天”钻过他被窝、胳膊窝,跑上他头顶的耗子们。他说那是天太冷,耗子没地儿躲了。

“三类艰苦站”名不虚传。夏天打雷,“避雷针尖儿都是通红”。山下看到云,山上就是大雾,潮得只能向电褥子求救。

冬天下大雪就封山。今年1月寒潮来袭,北京市内零下15摄氏度的时候,这里低到零下30.1摄氏度。

2003年房屋改造,卧室、客厅、厨房都有了,“看着像小别墅”,但生活用水还得自己从山下拉上来。

之前韩文兴从家骑自行车30-40分钟到山脚下,把车子存在黑峪口老家乡,再从山下上抄